

红电·蓝牙

(上)

香港 温瑞安



8

2.21

香港 温瑞安

红电
●
蓝牙
(上)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香港 温瑞安

红电
●
蓝牙
(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书名 红电蓝牙
作者 香港·温瑞安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文字603厂
规格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75 印张 360 千字
版次 1993年11月第1版
印次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5057-0719-1/I·309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黑 火

第一章 白色的女人

黑色的火	2
黑色的珠宝	11

第二章 飞机里的危机

机密	25
劫击者的动机	29
时机·生机·契机·先机	36
“春天里”	39

第三章 禁忌

一朵花是一次伤心	50
一次意外一个教训	56
一次糊涂一自在	66

第四章 一次挣扎一次打击

掉进猛火里	82
打草惊蚊	88
失去的金铃子	105
当天晚上	111

第五章 无理就是有礼

“刚击道”里没有“对不起”	120
用拳头说出来的道理	127
无理也是一种道理	139
火的感觉	148

第六章 如刀的往事

当我们小的时候	153
红烧牛肉	158
往事是一把伤心的刀	167

第二部 金 血

第一章 黑火事件

山在燃烧	174
结拜兄弟	182
问	187
是他!?	194

第二章 危险!

很危险!!	206
非常危险!!	213
越来越危险!?	220
越来越非常更加危险	229

第三章 魔鬼的钥匙

金色的血	243
------------	-----

希望社	247
会馆	258
社团	265
政党	268

第四章 午夜狂花

脸部朝下的她	273
在她上面的夜晚	281
在我下面的她	285

第五章 月黑风高杀？夜

一触即杀	290
一触即法	297

第三部 红 电

第一章 阵阵梵音中的杀意

夜夜狂欢中的女人	306
种种杀伐里的慈悲	313
宁失信于天下	318
莫失威于妇人	375

第二章 月黑风高害人夜

天良何在	333
丧尽天良	338
暗杀无罪	342
造谣有理	346

兽性大法351

丧心病降356

第三章 魔消道长

一个三尖八角的月亮363

历史本来就是用伤口串成的368

一枪把千万人打成一个人376

第四章 道消魔长

一枪把一个人打成了千万人380

做狗难,做好狗更难.....386

杀一个绝顶人物只要一粒子弹389

刀光把所有的人都砍成了一个392

白色恐怖397

黑色欢愉402

高手能,低手不能.....408

第四部 蓝 牙

第一章 人命关天

关起门来打狗414

打狗还须看主人419

狗眼看人低429

第二章 请你动手小心点

恶女434

白额彩头437

恶月	443
第三章 请你动手慢一点	
白头彩额	452
杀生	455
生杀	459
第四章 请你动手快一点	
生杀大权	465
绿色之心	469
红色根轮	472
蓝色咽喉	476
第五章 请你动手早一点	
紫印堂	480
橙色脐棱	484
打开门杀狗	488
灰喉咙	493
第六章 请你动手温柔一点	
金色阳具	501
一黑	508
二白	511
第七章 请动手吧!	
三不	516
四坚	520
五狂风	522
后 记：侠就是于在所必为与在所不为中作抉择	525

第四章 午夜狂花

脸部朝下的她

赶回张小愁的家，全速！

这是陈剑谁在顾家谈话时，陡然发出的命令。

他没有说原因。

因为来不及。

他们也没有问明原因。

因为不必问。

——他们信任他们的老大。

顾影也没有问为什么。

他立即提供交通工具。

摩托车。

他自己本也要去走一趟，正在这时，哑仆才哥又气急败坏的赶了过来，指手划脚的告诉他一些什么。

可是陈剑谁不能等。

他向顾步一拱手，就走了。

尽管他很急，动作很迅疾，但这一拱手，还是十分讲究，非常礼貌，而且还蕴含了至诚至真的敬重之意。

那一拱手看来与一般无异，但指法姿势却有不同。

那是当年“希望社”同道之间的一种手势。

陈剑谁在匆忙中，仍运用了这个手势，表示他有幸能重见这位长辈，并对他所作的一切表达了最高的敬意。

顾步点点头。

——能见着故人之子，毕竟是件赏心乐事。

这使他忆起昔日跟兄弟、同道们联袂作战、为国杀敌时的
叱咤风云、壮志豪情。

——人年纪大了，还不算太老，健康欠佳，也不真的老，但若心死了，那才是真的老化了。

看到那么有朝气的一群，他感动，也感慨。

——希望社已不在了。

但希望仍在。

——希望在下一代的身上。

在他们的身上。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像他们一样。

今天晚上，他本来有很多话，要跟他的儿子说。

可是不是现在。

可惜也不是现在。

在这月黑风高的晚上，他知道他儿子最要好的朋友：巴闭出了点事，需要他儿子的帮助。

幸好，那还不算是件大事。

顾影立即和哑仆胡成才开车赶去巴家。

还好，他并不困。

老人家总是睡得比较少。

他一向认为，睡眠，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

睡得愈多，活着的时间便相对地减少。

——像他那样的年纪，更不能多睡，自己也舍不得多睡。

何况，每次躺下去的时候，曾经断过的骨骼总会向伤过的肌肉哀诉，受过伤害的肌骨也总会听到泣过血的心之呻吟。那泣诉和低吟，是多少闯荡江湖的日子所挽回来寂寞的回音。

而且，人老了，也的确睡不着。

不想睡。

他决定等。

长夜不算漫漫。

他就等他儿子回来。

——或许，他明天也会重出江湖，跟这干从外地来的英雄儿女们再去快意恩仇一番。

明天。

噢，明天。虽然他年纪大了，还不知道有几个明天，但人是为明天而活的。

为明天而活的人，至少得要活好今天。

今天能见着故人之子，总算没有白活了。

顾步多年来，一直希望每天都有一件好事，每日都有一个成就。

虽然常常都会失望。

但“希望社”仍在他心中，不会变成“失望社”的。

就今天来说，已经算是意外之喜了。

他挥别了那几个“不速之客”，又送走了儿子，自己一个人蹒跚行返木板楼，他低首看到自己凄寒的影子。

——真是孤独啊……

他不知怎的，当想起“不速之客”四个字的时候，他心里凛了一凛。

忽然之间，他闪过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今天不是初四吗？应该没有月亮才是。既然没有月亮，怎么看见……

黑夜里。

风急。

车行更急。

两部车。

摩托单车。

四个人。

骆铃坐在牛丽生的车后。

温文则坐在陈剑谁身后。

黑夜飞车。

风驰电掣。

——赶返张家。

快到张家（大约还有一里半左右），经过一道桥（其实只是两边都有石墩的石板），便乍听到许多摩托哄响，黑暗里亮了半壁天，濛濛的光，绰绰的影，像硕大无朋的恶魔破光而来。

——大概有十二三辆摩托车，正迎面驶来。

车声杂沓。

夹着人的尖啸、怪笑声。

陈剑谁立即说：“留神。”

说时迟那时快，那十几部单车，车上有的单身一人，大多数一部车子载着两个人，竟也有负载着三个人的！

他们穿着黑色塑胶皮夹克，长靴敞领，呼啸而来，迎面擦过。

这些人显然也很注意他们。当两边人马擦身而过之时，大家都静了下来。

陈剑谁瞥见为首一名年轻人，鹰眼高颧，还裂嘴笑了一笑。

——那绝对不是一个招呼。

而是满怀恶意的笑。

——他的牙齿好白，好尖！

就像是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禽兽！

——这就是陈剑谁匆匆而过但深深不忘的印象。

车队一过去，就听到他们发出怪啸、怪笑、怪骂。

有的还回头大喊大叫。

但陈剑谁最留意的是：

其中有一部车子，坐着三个人。

中间一人，用黑夹克罩蒙住了脸，双手反挠到后头，只露出一双精光炯炯的眼，也不见他有什么动静，但前后二人都正好紧紧的夹着他。

车队才过去，陈剑谁忽然煞掣。

后面牛丽生的车子也停了下来，但引擎不熄。

陈剑谁丢给他一把手电筒，一支钢笔，说：“留意第九部车子中间那人……”

牛丽生即说：“是车牌PK54897HK那部。”

骆铃马上会意，也马上亢奋了起来，叫道：“我也去。”

“太危险。”陈剑谁的语气完全没有商量余地，“女的不要去。”

“我去。”温文觉得自己也很应该做一番事，“我是男的。”

陈剑谁点了点头，对牛丽生说：“多看着他。”

牛丽生一语千斤一字千钧的说了一个字的一句话：

“是。”

骆铃只好跳下车来。

温文立即跨了上去。

他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跟骆铃说。

“你……”

才开始了一个“你”字，啸的一声，牛丽生已开动了车子，时速惊人，只传来温文最后放尽嗓子的几个字：

“……等我回来消夜。”

骆铃没能一齐去冒险，心中已很不快，嘀咕道：“这家伙，还想消夜！”

陈剑谁神色凝重，骆铃不敢造次，马上在晨风中跨上了“大肥鸭”的车子。

摩托车如一支箭一般的疾标了出去。

到了张家近三十公尺开外，已可感知情况不妙。

那座木板房子几乎给夷为平地。

锌片、铁皮、木板、洋灰等碎屑散布了一地都是。

——果然有人攻袭过这里！

陈剑谁一发现这情形就停车。

骆铃已在摩托车煞掣前一刻跃了出去，并大叫：

“老史，老史！”骆铃一面急奔了过去，一边大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她平时跟史流芳打打骂骂，没几句好听的话，一旦出了事，她可绝对是关心他的。她这种人，很难记恨人一辈子，其实，除非真的十冤九仇，否则，要她骆大小姐恨上一个人一天都庶几难矣。

一颗不住欢喜的心实在没什么地方摆得下仇、恨和憎恶。
没有回应。

原本是张小愁的家，而今只剩残垣碎瓦——是什么力量，竟在这决不算长的时间内将这儿恣意摧残、连根拔掉！

只有原本张家豢养的鸡鸭，仍在废墟里偶尔发出几声惊啼。

骆铃不管了——不管就是不管容易使人绊摔割破的碎砖破板。也不理会自己是否有危险、是不是太冒险——她又大叫：“小愁，小愁，你在哪里！”

陈剑谁没有叫。

半声不吭，从发现不妥到此际，他既没有阻拦骆铃的行动（事实上，也拦阻不了），也没有阻止骆铃的叫喊（虽然那是极为不智的）。

他在暗处。

有树丛，他就在树丛里。

有破板，他便在破板后。

有任何可以遮掩的物体，他就在那物体之后，快速的窜动着。

他一直不离骆铃身伴七尺之遥——无论他怎么移动，找到什么掩蔽，他绝不离骆铃太远，但他前进着。

而且前进的速度与骆铃一样的快。

一般的急。

——只有他自己知道，只要任何人想向骆铃暗算，他都一定能及时出手：救骆铃或解决掉暗算的人。

他也急。

他也怕。

他急的是怕。

——怕史流芳、张小愁等遭了毒手。

但他不是光着急、只害怕。

他可不能像骆铃一样。

因为他是他们的“老大”。

——他是“五人帮”的领袖陈剑谁！

这时候，他们已分别接近了木屋坍塌最是残破凌乱的中心。

在那儿，他们赫然发现了一个人。

人伏着。

骆铃一惊。

她立即窜了过去。

陈剑谁的心却骤沉。

——尽管是在暗夜里，但凭他丰富的经验，单止见到那人伏着的姿态，他已可以断定：那人已断了气。

果然。

那人是张伯伯。

他死了。

他的胸膛瘪了一大块。额上都是血。

他身边几块破断的木板，都沾了血浆。

那是他的血。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陈剑谁已发现了另一个人。

在十一尺的距离、全然的黝暗里，陈剑谁在半秒钟内判定了四件事：

一、这是个女的。

二，这是张小愁。